（接上期）

门头沟的抗战事例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高连广

五、东岭民兵抗日五件事

斋堂镇，沿河城，
城东有村叫东岭，
村里抗日有民兵，
民兵抗日有奇功，
说五事，给您听，
听了您会很感动。

1、反对日伪训练营

四一年，初开岁，
日伪建了联合会，
还要建立“自卫队”，
抓人培训又开会，
还要服务贼日伪，
为把八路来防备。

党支部，来应对，
制造很多土手雷，
夜间东岭 扔了俩，
引起敌人子弹费。
白天报告日本鬼：
“昨夜八路一大队，
抓走青年走西北……”
从而东岭之青年，
躲过培训和开会，
反过手来打日伪。

2、护送干部和伤员

北平要到解放区，
沿河东岭必经地，
日伪发现搞破坏，
东岭民兵很秘密，
护送不少人西去，
接过伤员养身体，
其中很多关键人，
革命工作有功绩。

3、劫敌运输队

四二年，五月底，
日伪运粮到平西，
民兵队长索长恩，
带领民兵二十几，
接到命令搞伏击，
埋下地雷等时机。
运输队到伏击地，
拉响地雷猛枪机，
大喊“缴枪不杀的……”
日伪以为中了计，
扔下物资慌逃离，
三千多斤面和米，
民兵背回送军需。

4、割电线造炮弹

日军沿河建据点，
架起电线与外联，
电话线，是铜线。
我军要造枪炮弹，
没有铜，不能干，
东岭民兵勇来办，
夜间常去割电线，
扰的敌人疲又软，
割电线，爬电杆，
剪断就往两边卷，
五十多斤卷一盘，
背回送到兵工厂，
造了很多枪炮弹，
打击敌人功劳建。

5、配合八路军战斗

四零年，五月间，
日本要攻斋堂川。
挺进军，第十团，
白乙化把团长担，
来到东岭山里边，
就要打场阻击战。
东岭民兵也上前，
提了很多好意见，
也开枪，把敌歼，
送炮弹，背伤员，
军民共同来战斗，
扰的敌人乱一团，
丢尸弃甲往回窜，
至此不敢再来犯。

六、齐家庄村除奸小组

四零年，在秋天，
日军占了斋堂川，
建了很多伪据点，
收买坏人做汉奸，
充当日伪手和眼，
害我组织和人员，
致使抗日难开展，
激起当地群众反。
齐家庄，李春元，
找到当地区领导，
有史广通梁怀民，
治安员，索光宽，
一起研究要除奸。
党支部，很快办，
建了小组来除奸，
组长就是李春元。
李春元，带组员，
深调查，细研判，
明了谁是狗汉奸，
然后巧计处置完。
齐家庄村刘增茂，
张家庄村王景茂，
二人都是狗汉奸，
常为日伪搞刺探。
伪科长，王俊英，
汉奸头子是他担。
还有特务周邦彦，
都被一一把头段，
除了日伪之手眼，
抗日工作有贡献。

七、柏峪村的儿童团

就在一九四零年，
斋堂清水被日占。
八路军，来抗战，
成立政府宛平县，
各种组织很健全，
其中就有儿童团，
团长名云他姓谭，
斋堂柏峪人好汉，
带领儿童助抗战，
唱红歌，搞讲演，
搞扫盲，学文件，
各种形式搞宣传，
站岗放哨查路条，
扶助军属把活干，
传递情报小交通，
有平信，有快件，
助八路，把敌歼，
打击日伪有贡献。
门头沟，是老区，
抗战定有多事例，
英雄事迹誉平西，
促日投降有功绩。

（小说）

兄弟

姜承友

撂倒最后一个鬼子，兄弟二人已是拼尽了最后一点儿力气，无力地滑溜在山村土院儿的门槛上，艰难地大口喘着气。

望着满院子横七竖八、歪歪扭扭的鬼子和伪军十几具腥臭不堪的尸体，两张被血污浸染的脸孔在氤氲的日光下舒散着不尽的惬意，兄弟俩的神情仍沉浸在刚才的搏杀中，眼里的光也仍是亢亢的、畅畅的。

“兄弟，后悔跟着哥杀鬼子吗？”

“哥，什么话呀？”兄弟恨恨地咬着牙，目光扫射在一院子的日伪军尸体上，“自打咱爹娘被鬼子杀害，俺十六岁就跟着哥参加了平西抗日游击队打鬼子，就没后悔过。”

“害怕吗？就咱俩，对付十几个。”

兄弟有点儿羞涩起来，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污，露出黑黑的双眼和一口白白的牙齿，说：“刚开始心里慌慌的，这么多鬼子。可放倒几个心就静了。有一个小矬鬼子看我举起砍刀，裤子都吓尿了，真他娘的怂。好痛快，过瘾哩！”

“嘿嘿，兄弟同心，后面怎么说来着？”

“其……其利断金。这是游击队萧政委挂在嘴上的话。”

“嘿嘿……”哥羞涩起来，也学兄弟的样子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污，露出同样黑黑的双眼和一口白白的牙齿，在氤氲的日光下泛着刺目的光。

“哥，你说，刚才被鬼子押来的老乡怎么样了？”

“咱杀了鬼子一个出奇不意，鬼子根本就顾不上了。老乡们总算躲过一劫。”

“哥，你说鬼子咋就知道咱俩在老乡家养伤，该不会被汉奸出卖了吧？”

“还用问？没跑。”

“你咋知道？”

“鬼子刚进院，我从地窨子口瞭了一眼，看见了王富贵，就是他带鬼子来的。这狗汉奸！”

“王富贵？看清了？”

“没错，看清了。三角眼，疤瘌脸。扒了皮、烧成灰我也能一眼认出他，这狗日的汉奸！就是他带着五十多个鬼子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宛平县王家山惨案，烧死了村里四十多个老人妇女和孩子。”

“该活捉了他，千刀万剐！”兄弟俩恨恨地，眼里同时升起一股杀气。

“哥，咱到死人堆里寻寻，看看有没有王富贵这个狗杂种？”

“刚才光顾砍鬼子，怎么就没注意这个狗汉奸哩？”哥停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心里滑过一丝悔意，“是得找找，不能便宜了他！”

兄弟俩正要起身，哥听到兄弟一声惊唤，“哥，俺咋动弹不了了？”

哥扭了头，目光投向半躺在门槛上的兄弟。

弟伤的太重，无法挪动身体，胸腔几个伤口正有鲜红的血在不断流出。

“坐着别动。”哥说时便想扯掉自己被血浸透的衣衫，撕了条给兄弟包扎伤处。可试着活动了半晌，也没脱掉衣衫。哥的左臂悬垂着，一点儿知觉也感觉不到，右臂也钻心地疼痛难忍，整条胳膊有两处长长的伤口，早已血肉模糊；双腿也沉得要命，像灌了铅样动弹不得。

兄弟俩这才意识到都受了伤，还都伤得不轻。可令兄弟俩疑惑的是：刚才厮杀时怎么一点儿也没感觉到疼哩，还把鬼子伪军杀了个片甲不留？

“哥，俺好累，想睡一会儿。”

“不能睡！咱得想法离开这里。”

“哥，俺没一点儿力气了，就想睡一会儿。”

“兄弟，挺住。哥这就想办法。”哥急急地说，“这地方不能久留。刚才听到枪响，说不准鬼子的援兵一会儿就到。”

“来……了……再和他拼，俺……还……没过完瘾……哩。”兄弟气若游丝，兀自说道。

“不能让鬼子活捉。杀了这么多，让鬼子捉住可就毁了。”哥不放弃，仍在兄弟的耳旁劝说。

见兄弟没有回音，哥正想再对兄弟说些什么，却忽然听到院外一阵响动。待抬头望时，只见狗汉奸王富贵带着一队鬼子正急匆匆地在山路上跑动着，向兄弟俩待的土院儿一步步逼近。

“刚才只顾杀鬼子，趁乱让王富贵溜到山下搬救兵了。这狗日的汉奸！”哥在门槛上艰难地挺了挺身体，兄弟也挣脱了困顿，哥儿俩同时握紧手里的砍刀。

鬼子一步步逼近，嘴里呜哩呜啦喊叫着，不时有拉动枪栓的声音传来。

兄弟俩手里的砍刀握得更紧，可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一点儿也动弹不了。

“不能就这样落到鬼子手里。”情急之下，哥眼前猛然闪过一道光亮，大声对兄弟喊道：

“兄弟，咱们的游击队来了，在房顶那儿，快看！”

兄弟扭头张望的瞬间，哥手里的砍刀重重地砍向兄弟。兄弟一声没吭，身体扑通倒在了地上，一股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

“兄弟，原谅哥。哥听人说过，人没有防备就不会害怕和痛苦。死在哥的手里总比落到鬼子手上好。兄弟，黄泉路上等着，哥随后就到，到那边咱们还一块儿打鬼子。”

说时，哥手里的砍刀已猛劲儿地戳入自己的心脏……

王家山四十二行

李迎杰

题记：1942年12月12日晚，日伪军将王家山村老弱妇孺42人烧死，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王家山惨案。1997年5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将“王家山惨案”发生地定为“国耻纪念地”。如今的王家山，只剩下烟火后的颓垣残壁……

踏上那条小巷
石头味道很浓
路面 房基 残墙
写满石头的表情
废墟上的小树
举起千千万万面旗帜
和石头一样庄严
他 他们 和他们
酿了七十多年的国耻
酿了七十多年的梦想

当年 父辈抵御外辱
折桥断缆 放哨站岗
把国仇家恨装进枪膛
把一块块石头
踩成了情报
踩成了一枚枚军功章
抱着军鞋军袜的大嫂
把一块块石头
从巷头数到巷尾
从黄昏数到天亮
因为 全村四十多户先人
都在山上望着他们

当一个夜晚 一群倭寇
把石头和山林做成的家园
烧成了灰 烧成了炭
烧成了沉默 我和小巷
和老宅 和所有的石头
不再呜呜咽咽 穿上白鞋
我要在黑色的照壁前
在黑色的断墙旁
在黑色的石头上
在摇摇晃晃的风声里
为我的42个亲人送行
为我多灾多难的旧中国送行

今天 我只想用42块石头
垒起信念与坚强
我只想让尊严
照亮每一寸寒夜
照亮每一寸思想
为了我的孩子不再遭难
为了我的家园
不再燃起火光……

一个山里女人的抗战

——记我区抗战时期的老妇救会主任高文喜

吕秀玉

战争，让女人走开，而这个女人面对猝然而至的战争，迈着从容淡定的脚步迎面走来。

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京西，深山里的沿河城也建立起抗日政权。这一年，年仅十六岁的高文喜从石羊沟黄土嘴村嫁进沿河城一户王姓人家。不用人分派，她主动跑到部队驻地，抱柴点火、烧水做饭、缝补军衣、照顾伤员，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她都抢着干。

面对敌人刺刀毫不退缩

1940年秋，沿河城被日军占领，城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南北城门封死，东西城门日夜有鬼子把守。永定河沿岸修了九个岗楼，鬼子三天进山扫荡，两天烧杀抢掳。老百姓吓得不敢出门，街上看不见行人，家家关门闭户，晚上连灯也不敢点，小孩儿一哭大人赶紧把嘴给捂上。上大井挑水也是小心翼翼东躲西藏，出城上地也得受盘查，青壮年男人更是提心吊胆，鬼子三天两头抓夫，不是修岗楼就是出苦力，看你不顺眼就关起来毒打，说你是八路军，亡国奴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山城被白色恐怖笼罩，百姓如同在油锅里煎熬，高文喜心里窝囊得不行，这可是咱的家，你个东洋小鬼子到我们家里来横行霸道，杀人放火，哪儿还有天理！她恨自己不是男儿身，要是男人早跟队伍走了，她盼着自己的队伍早日开过来，快点儿把这群强盗赶走消灭。

村里建起了维持会，汉奸王学武任会长，穿着绫罗绸缎，吃得油头粉面，不为老百姓办事儿，专给鬼子当走狗，是彻头彻尾的亲日派，乡亲们恨之入骨，背地里骂他二鬼子。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己的家园岂容日寇逍遥自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汉奸王学武被地下党成功抓捕，在鬼子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出城外，在石羊沟黄土嘴被处决。百姓听闻汉奸被除好不畅快，这回他可没法害人了！可鬼子疯了，像一群得了狂犬病的恶狗一样，嗷嗷叫着满城缉拿追查嫌疑人。

高文喜在家正暗自高兴，心里一块儿石头落了地，她还纳闷呢，这城门守得严严的，八路军是咋把人弄出去的？莫非真有天兵天将？她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哪儿知道，沿河城早在1933年就建立了党组织，鬼子占据了沿河城，党组织暂时转入地下，可他们一天也没放弃抗日救国的斗争。

正想着，忽听大门口一阵骚乱，紧接着鸡飞狗跳，只见几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和“满铁”，怒气冲冲闯进院儿来，到她家门口不由分说一脚把门踹开。一家人登时惊呆了，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儿。公婆吓得当时就瘫在炕上，一动不敢动，妯娌小姑子和两个小叔子都瞪着惊恐的眼睛，不知要发生什么。

鬼子扛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大皮靴咔咔咔跺的瘆人，进屋绕过其他人，径直逼近高文喜，用恶鹰一般阴森恐怖的眼睛死死盯住她，猛地把刺刀戳在她的胸口上，一边用力戳，一边声色俱厉地大吼：“你的，快快地说！八路地在哪里？兵工厂在哪里？村里还有谁给八路做过事儿？”

从鬼子进院儿，高文喜就情知不妙，心里紧张脸上却不露声色，她比谁都明白，丈夫被鬼子抓去当密探，让他去打探八路军的消息，中国人岂能帮着日本鬼子坑害自己的同胞？憨厚老实的丈夫回来啥也不说，也不会编瞎话蒙骗鬼子，鬼子就往死里打，惨遭毒打后逃到山里去避难。平时自己跟八路军走得近，一举一动哪儿瞒得过汉奸的眼睛，鬼子既来就是有缘由的。

看今天的情势，生死已由不得自己。大脑飞速旋转的同时，一个念头闪出来，反正横竖是个死，索性豁出去！打定主意的她反倒镇定了，死都不怕了，还在乎什么？面对寒气逼人的血腥屠刀，不知哪儿来的一股胆气，她忍住胸口的疼痛，毫无惧色地抬起头，用同样仇恨的目光怒视着鬼子，高声大喊：“我是百姓，啥也不知道！”这一刻，她心意已决，不活了！宁可死也不能出卖打鬼子的好人！枪械修造厂就在向阳口后山的“盖不严”大庙，说了，不知要死多少人；不说，死我一个。这帮该死的畜生，早晚会有人收拾你们！豁上命，我也不让你们得逞！

鬼子见她不说，还用这种愤怒的眼神盯着他们示威，气得咆哮起来：“你的毛猴子！你的毛猴子（八路军），统统死啦死啦的有！

抱定一死的高文喜索性一言不发，咬紧牙关瞪大双眼，两团怒火如电光般射向鬼子，眼神里充满了刚毅和仇恨，就这么怒目而视跟鬼子对峙着。鬼子知道再逼问下去也是徒劳，只好沮丧地收起刺刀滚了。

鬼子走了半晌，家里人还缓不过神儿来，个个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刚才的一幕太吓人了，简直就是命悬一线，谁见过这么惊险刺激的场面？眼见高文喜刺刀顶着胸口还敢怒视鬼子，底气十足地跟鬼子吼，人人为她捏着一把汗。万一鬼子扣动扳机，或刺刀用力一捅，高文喜当场就没命了。

婆婆哆嗦着说：“你……你可吓死我了，你咋那么大胆子，他们用刀逼着你，你就不怕？”高文喜安慰家里人：“不用怕，事到如今怕也没用，大不了一死！日本鬼子打进中国，就是来祸害咱中国人的，这些坑人的畜生一天不走，咱一天没好日子过，想让我出卖好人，哼！他们等着吧！”

高文喜虽然命大逃过一劫，胸口也痛了好几天。鬼子岂能善罢甘休？此后三天两头闯到家里故伎重演，不是用刀就是拿枪顶着胸口，逼着她开口，企图从她嘴里得到些有价值的信息。高文喜始终抱着宁死不屈的态度，牙关紧咬怒目而视。鬼子每次都落空，脸色自然是越来越难看。

如此几番的较量，不祥的预感在高文喜心里升腾，谁不知道鬼子杀人不眨眼，之所以不杀自己，就是还对自己抱有幻想，最终的结果必定是恼羞成怒，到那时后果可想而知，自己的命没了不要紧，可不能连累全家。再这样跟鬼子耗下去不是办法，要想保全一家人的性命，只有一条路——逃出魔掌。

智勇双全逃脱魔爪

鬼子当然不死心，他们哪会轻易放过高文喜，从他们焦躁又无奈的表情就能看出来。不能再等了，鬼子的忍耐已接近极限，不能因为自己连累全家，只有活下来才能跟鬼子斗。当鬼子又一次气急败坏地离开后，高文喜把全家人召集到一块儿，郑重地跟大家商量：“咱们还是跑吧，我预感迟早要出事儿，出事儿就是大事儿！要想活命就得跑，跑还得跑远点儿，别让鬼子抓住，抓住就好不了！”

事已至此，战战兢兢的公公早吓得六神无主，哭丧着脸说：“往哪儿跑啊？东西城门都有当兵的把守，出去还不给抓住？再说，他们都来过咱家，认识咱们，出去还不等于送死？”

“咱们三三两两分散出城，背上点儿农具迷惑鬼子，出城门鬼子盘问就说上地干活儿，晚上回来。”见公公还瞻前顾后犹豫不决，高文喜摆出利害关系，“不跑只能等死，鬼子能放过我们吗？”公公琢磨有理，这才下决心逃，一家人偷偷做着出逃的准备。此时的高文喜不满十八岁，可她俨然成了一家之主。

次日一大早，她做好一大锅干饭，一家人吃饱肚子，剩下的饭分装到几个饭口袋里，把家中上地用的水嘟噜（装水的器皿）灌满水，分别放进几个背篓里，上面用衣服、草帽、农具等盖上。安排妥当后，她让公公背着篓子带最小的儿子先出城，她给小叔子壮胆：“小孩儿不会引起鬼子注意，你就像没事人一样跟爹出城，鬼子问话别慌，你就说跟爹一块上地玩儿去。”

听听没啥动静，估摸他们出去了，这回她打发婆婆和小姑子一人挎篮一人端盆，篮子和盆里装几件衣裳，鬼子盘问就说上河边洗衣裳。再过一会儿，小叔子和妯娌一块出发，俩人背着篓子，手里拎件农具，一看就是小两口上地干活儿。

等送走最后一拨人，听听街上没有异样的动静，高文喜确定全家都已安全撤离。她最后看一眼空荡荡的家，想想不知流落何方，生死未卜的丈夫，这个刺刀面前不曾流泪的女子竟忍不住落下泪来，她强忍悲愤擦干泪水，镇定自若地挎上事先准备好的篮子，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个人走出了家门。

她尽量用头发遮住半个脸，低着头走路，前街有鬼子的驻地和岗哨，鬼子和满铁出入频繁，她机智地拐入后街，这里人少胡同多，一旦遭遇鬼子容易应对。高文喜绕过前街来到城门口的戏台前，见街上和平时一样，村里人出来的不多，几个刚换岗的鬼子正往城里走。来到城门口，刚上岗的两个鬼子一左一右把枪一横，拦住她：“什么的干活？”高文喜早做好了准备，她沉着冷静地把篮子一举，又顺手做了一个洗衣服的动作：“河边洗衣裳，洗完就回来。”鬼子没有丝毫地怀疑，把枪一收，高文喜顺利撤出沿河城。

最后一个撤出的高文喜此时已知道全家安然无恙，她偷偷松了一口气。出城后依然低头慢步来到河边，机警地四下观察，确信没人跟踪后，顺着大西沟撒腿就跑。一边跑心里一边念叨：“快点儿！再快点儿，说啥也不能让鬼子抓住，这回要是被抓住可就真的没命了！”

预定的聚集地点离沿河城有八里多地，她快跑一阵慢跑一程，一会儿也不敢停下歇息。一口气跑到刘家峪沟口，她浑身上下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脸色通红，头发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见着焦急等待的一家人，她一屁股坐在地上，累得半天没起来。一家人不敢多停留，又翻山越岭辗转到石羊沟，最后在王龙沟找了间草铺安顿下来。

果然，他们走后不久，一帮鬼子又气势汹汹地寻上门来，进院就狂喊滥叫，见东西就砸，霎时惊得鸡飞狗跳，尘土飞扬。砸开她家房门一看，屋里空无一人，鬼子当时就傻了眼，叱问邻居：“统统的，哪里去了？”好心的邻居说：“没饭吃，一家人出门要饭去了。”鬼子半信半疑，猎狗一样在院子里转悠了半天，想寻出点蛛丝马迹，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悻悻地走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高文喜巧施“金蝉脱壳”计，早成功指挥全家逃出魔窟。她的机智果断不仅使全家人免遭一场灭顶之灾，还让鬼子的阴谋诡计落了空。